君道第一(凡五章)

贞观初,太宗谓侍臣曰:"为君之道,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,犹割股以啖腹[①],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,必须先正其身,未有身正而影曲,上理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,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,玩悦声色,所欲既多,所损亦大,既妨政事,又扰生民[②]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,万姓为之解体,怨谤既作,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,不敢纵逸。'谏议大夫魏征对曰:"古者圣哲之主,皆亦近取诸身,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[③],问其治国之要,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,詹何曰:'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'陛下所明,实同古义[④]。',

【注释】①啖,音淡,食也。②扰,亦作损。③楚,春秋时国名,僭称王。詹何,楚詹尹之后隐于钓。楚庄王闻而异之,召而问焉。出《列子》。④按《通鉴》:"武德九年,太宗谓侍臣曰:'君依于国,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,犹割肉以充腹,腹饱而身毙,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,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,费广则赋重,赋重则民愁,民愁则国危,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尝以此思之,故不敢纵欲也。"与此章辞异而旨同。

贞观二年,太宗问魏征曰:"何谓为明君暗君?"征曰:"君之所以明者,兼听也;其所以暗者,偏信也。《诗》云:'先人有言,询于刍荛[①]。'昔唐虞之理[②],辟四门,明四目,达四聪[③],是以圣无不照,故共、鲧之徒,不能塞也[④];靖言庸回,不能惑也[⑤]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,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,及天下溃叛,不得闻也[⑥]。梁武帝偏信朱异,而侯景举兵向阙,竟不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知也⑦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⑧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,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【注释】 ①《诗·大雅·板》篇之辞。刍荛，采薪之人，言虽贱而不弃也。②尧曰陶唐氏，舜曰有虞氏。 ③《虞书》史赞舜之辞,谓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，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也。 ④共工，唐虞官名，古之世族官也。鲧,崇伯名,夏禹父也。塞,犹蔽也。 ⑤《虞书》曰:“静言庸违。”谓静则能言，用之则不然也。 ⑥秦二世,始皇少子,名胡亥,嗣位,号二世皇帝。赵高,秦宦者,二世用之为相。 ⑦梁武帝,姓萧,名衍，仕齐封梁王，受齐禅，国号梁。朱异，仕梁为散骑常侍。侯景，东魏臣，叛归魏，复请归梁。武帝从朱异之议，纳景为大将军。及景反叛，朝野共怨异。武帝后为景所逼，饿而死。 ⑧隋炀帝,姓杨,名广,文帝次子也。虞世基，仕隋为内史侍郎。世基以帝恶闻盗贼，告者皆不以实闻，由是盗贼竞起，陷没郡县，皆弗之知。炀帝后为宇文化及等所弑。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① ?”尚书左仆射②房玄龄对曰:“天地草昧③,群雄竞起,攻破乃降,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,草创为难。”魏征对曰:“帝王之起,必承衰乱,覆彼昏狡,百姓乐推,四海归命,天授人与,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,志趣骄逸,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,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,国之衰弊,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,守成则难。”太宗曰: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,备尝艰苦,出万死而遇一生,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征与我安天下,虑生骄逸之端,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,当思与公等慎之④。”

【注释】①守成，亦作守文，后同。 ②凡言尚书、仆射,并同。仆射,秦官。 ③草,杂乱。昧,冥晦也。 ④按《通鉴》系十二年,又云:“玄龄等拜曰:‘陛下及此言,四海之福也。”

贞观十一年,特进①魏征上疏曰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,继体守文,控御英雄,南面临下,皆

欲配厚德于天地,齐高明于日月,本支百世,传祚无穷[2]。然而克终者鲜,败亡相继,其故何哉?所以求之,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[3],可得而言。

昔在有隋,统一寰宇,甲兵强锐,三十余年,风行万里,威动殊俗,一旦举而弃之,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,不欲社稷之长久,故行桀虐,以就灭亡哉[4]?恃其富强,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,罄万物而自奉,采域中之子女,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,台榭是崇,徭役无时,干戈不戢。外示严重,内多险忌,谗邪者必受其福,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,君臣道隔,民不堪命,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,殒于匹夫之手,子孙珍绝,为天下笑,可不痛哉!

圣哲乘机,拯其危溺,八柱倾而复正[5],四维弛而更张[6],远肃迩安,不逾于期月[7],胜残去杀,无待于百年[8]。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,奇珍异物尽收之矣,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,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,念我之所以得,日慎一日,虽休勿休,焚鹿台之宝衣[9],毁阿房之广殿[10],惧危亡于峻宇[11],思安处于卑宫[12],则神化潜通,无为而治,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,即仍其旧,除其不急,损之又损,杂茅茨于桂栋,参玉砌以土阶[13],悦以使人,不竭其力,常念居之者逸,作之者劳,亿兆悦以子来,群生仰而遂性,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[14],不慎厥终,忘缔构之艰难,谓天命之可恃,忽采椽之恭俭,追雕墙之靡丽,因其基以广之,增其旧而饰之,触类而长,不知止足,人不见德,而劳役是闻,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,扬汤止沸,以暴易乱,与乱同道,莫可测也,后嗣何观?失事无可观则人怨,人怨则神怒,神怒则灾害必生,灾害既生,则祸乱必作,祸乱既作,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革命之后,将隆七百之祚,贻厥子孙,传之万叶,难得易失[15],可不念哉[16]!

是月，征又上疏曰：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[17]，居域中之大[18]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 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 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[19]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，虽董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[20]，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！

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[21]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[22]，可以养松、乔之寿[23]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太宗手诏答曰：

省频抗表[24]，诚极忠款[25]，言穷切至，披览忘倦，每达宵分。非公体国情深，启沃义重[26]，岂能示以良图，匡其不及！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[27]，务在骄奢，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[28]

退朝谓其子劭[1]曰："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，尔身犹可以免，"指诸孙曰："此等必遇乱死。"及孙绥，果为淫刑所戮[2]。前史美之，以为明于先见，朕意不然，谓曾之不忠，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[3]，所以共为理也。曾位极台司[4]，名器崇重，当直辞正谏，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诤，以为明智，不乎谬乎！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公之所陈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，事等弦、韦[5]。必望收彼桑榆，期之岁暮，不使康哉良哉，独美于往日[6]，若鱼若水，遂爽于当今。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。朕将虚襟静志，敬伫德音[7]。

【注释】①汉世诸侯功德优盛，朝廷所敬异者，赐位特进，位三公下。 ②祚，禄位也。 ③言商纣之所当鉴者，近在夏桀之世也。 ④桀名履癸，夏末淫暴之君，汤伐之而死。 ⑤《淮南子》曰："地有九州八柱。"《括地象》曰："昆仑山为柱，地之中也。地下有八柱，牵制名山大川，孔穴相通。" ⑥《管子》曰："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" ⑦期，与朞同，谓周一岁之月也。 ⑧《论语》曰："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" ⑨武王克商，纣走反入，登鹿台，蒙衣其珠玉，自燔于火而死。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。 ⑩秦始皇作前殿阿房，东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坐万人，下可建五丈旗。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，阁道绝汉。后为楚所焚。 ⑪《夏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"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" ⑫《论语》曰："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，禹，吾无间然矣。"谓禹薄于已而勤于民也。 ⑬尧、舜之朝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剪。 ⑭《周书》曰："惟圣罔念，作狂。"言一念之差，虽圣亦为狂矣。 ⑮易，以豉切，后同。 ⑯按《通鉴》系十一年正月，上作飞山官，故魏征上此疏。 ⑰神器，帝位也。 ⑱《老子》曰："域中有四大，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" ⑲胡越者极南北之间，言至异可同也。 ⑳《家语》曰："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也。" ㉑乐，音洛，后同。盘游，畋猎也。 ㉒豫，乐游，巡也。言王者一游一豫，皆有惠及民，而诸侯所取法，不敢慢游以病民也。 ㉓赤松、王乔，皆古仙人之有寿者。 ㉔省，悉井切，视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㉖苦管切,诚也。 ㉗启，开也。沃，灌溉也。 ㉘晋武帝,复姓司马,名炎。家世仕魏，封晋王。受魏禅，国号晋。吴，国名。三国孙权之后，晋武灭之。 ㉙字颖考，仕魏为司徒。晋受禅，以曾为太傅。 ㉚字敬祖,曾之子也。仕晋为司徒。 ㉛绥字伯蔚,曾之孙也。仕晋为尚书,后为东海王越所杀。 ㉜《孝经》传曾子述孔子之辞。 ㉝三公，上应三台。台司者，三公之位也。 ㉞弦,弓弦。韦,柔皮也。 ㉟美,亦作盛。 ㊱按太宗此诏,《通鉴》系在十一年七月,魏征累上疏之后。

贞观十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守天下难易[①]？侍中魏征对曰：‘甚难。’太宗曰：‘任贤能,受谏诤,即可。何谓为难？”征曰：“观自古帝王，在于忧危之间，则任贤受谏。及至安乐，必怀宽怠，言事者惟令兢惧，日陵月替，以至危亡。圣人所以居安思危，正为此也。安而能惧，岂不为难？”

【注释】①唐制,门下省侍中掌出纳帝命,相国仪。凡国家之务,与中书令参总,而颛判国事,宰相职也。

政体第二(凡十四章)

贞观初,太宗谓萧瑀①曰:"朕少好弓矢,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弓十数,以示弓工。乃曰:'皆非良材也。'朕问其故,工曰:'木心不正,则脉理皆邪,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,非良弓也。'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,用弓多矣,而犹不得其理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,得为理之意,固未及于弓,弓犹失之,而况于理乎?"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②更宿中书内省③,每召见,皆赐坐与语,询访外事,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【注释】①字时文,后梁明帝子也。高祖入关,招之,授光禄大夫。武德初,迁内史令。贞观初,拜太子少师,迁仆射,又迁御史大夫,参预朝政,后拜太子少傅。②京官,谓京都官。唐制,五品以上皆以名听制授。③唐制,中书内省,在禁中。

贞观元年,太宗谓黄门侍郎①王珪曰:"中书所出诏敕②,颇有意见不同,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③,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,每或不同,有所是非,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,忌闻其失,有是有非,衔以为怨。或有苟避私隙,相惜颜面,知非政事,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,顿为万人之大弊。此实亡国之政,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,政以依违,而致祸乱,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,面从背言,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,家国俱丧,虽有脱身之人,纵不遭刑戮,皆辛苦仅免,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,坚守直道,庶事相启沃,勿上下雷同也④。"

【注释】 ①汉世,禁门曰黄闼,以中人主之,故曰黄门。唐制，黄门侍郎，贰侍中,职掌祭祀、赞献、奏天下祥瑞之官。 ②中书，省名。武德三年，改内书省为中书省。唐制，中书掌军国政令，凡制册诏牒，皆宣署而施行焉。置令二人，侍郎二人，令之贰也。其属则有舍人六人，右散骑常侍二人，右谏议大夫四人，右补阙六人，右拾遗六人，起居舍人二人。时中书、门下与尚书，号曰三省。 ③省名。唐制，门下省掌出纳诏令，国务则与中书参总焉。置侍中二人，黄门侍郎二人，侍中之贰也。其属则有左散骑常侍二人,左谏议大夫四人,给事中四人,起居郎二人,补阙二人,左拾遗二人。弘文馆亦隶焉。 ④雷之发声,物无不同时应者,故曰雷同。

贞观二年,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:"近代君臣治国,多劣于前古,何也?"对曰:"古之帝王为政,皆志尚清静,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，所任用大臣，复非经术之士。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经①,朝廷若有疑事,皆引经决定，由是人识礼教，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，或参以法律,儒行既亏,淳风大坏。"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,兼识政体者,多进其阶品,累加迁擢焉。

【注释】 ①如汉宣帝时,丞相韦贤通《礼》,魏相学《易》之类。

贞观三年,太宗谓侍臣曰:"中书、门下,机要之司,擢才而居，委任实重。诏敕如有不稳便，皆须执论。比来惟觉阿旨顺情，惟惟苟过，遂无一言谏诤者，岂是道理？若惟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,人谁不堪?何烦简择,以相委付?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,必须执言,无得妄有畏惧,知而寝默①。"

【注释】 ①按《通鉴》:"是年四月,上始御太极殿,谓侍臣曰云云。房玄龄等皆顿首谢。故事，凡军国大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。中书侍郎、中书令省审之，给事中、黄门侍郎驳正之。上始申明旧制,由是鲜有败事。"

贞观四年，太宗问萧瑀曰："隋文帝何如主也①？"对曰："克己复礼②,勤劳思政,每一坐朝,或至日昃,五品已上,引坐

论事，宿卫之士，传飧而食，虽性非仁明，亦是励精之主。”太宗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则多疑于物。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③，恒恐群臣内怀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司，每事皆自决断，虽则劳神苦形，未能尽合于理。朝臣既知其意，亦不敢直言，宰相以下，惟即承顺而已。朕意则不然，以天下之广，四海之众，千端万绪，须合变通，皆委百司商量，宰相筹划，于事稳便，方可奏行。岂得以一日万机④，独断一人之虑也。且日断十事，五条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以日继月，乃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？岂如广任贤良，高居深视，法令严肃，谁敢为非？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，必须执奏，不得顺旨便即施行，务尽臣下之意。

【注释】①隋文帝，姓杨，名坚，弘农人。后周朝以元舅辅政，位相国，封隋王，受周禅，国号隋。 ②孔子答颜渊问仁之辞，言克去己私，复还天理也。 ③隋文帝受禅之时，周宣帝既丧，静帝幼冲之日也。 ④《隋书》曰：“一日二日万机。”机，与几同。言日之至浅，而事之至多也。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治国与养病无异也。病人觉愈，弥须将护，若有触犯，必至殒命。治国亦然。天下稍安，尤须兢慎，若便骄逸，必至丧败。今天下安危，系之于朕，故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。然耳目股肱，寄于卿辈，既义均一体，宜协力同心，事有不安，可极言无隐。倘君臣相疑，不能备尽肝膈，实为国之大害也①。”

【注释】 ①按《通鉴》，是年，康国求内附，太宗因有是言。魏征曰：“内外治安，臣不以为喜，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。”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看古之帝王，有兴有衰，犹朝之有暮，皆为蔽其耳目，不知时政得失，忠正者不言，邪谄者日进，既不见过，所以至于灭亡。朕既在九重，不能尽见天下事，故布之卿等，以为朕之耳目。莫以天下无事，四海安宁，

便不存意。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[①]。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。”魏征对曰：“自古失国之主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内外清晏，能留心治道，常临深履薄[②]，国家历数[③]，自然灵长。臣又闻古语云：‘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’陛下以为可畏，诚如圣旨。”

【注释】 ①《虞书》舜告禹之辞，言君可爱，而民可畏也。 ②《诗》曰：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喻可畏之甚也。 ③历数者，帝王相继之次第，犹岁月气节之先后也。

贞观六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？’君臣之义，得不尽忠匡救乎？朕尝读书，见桀杀关龙逢[①]，汉诛晁错[②]，未尝不废书叹息。公等但能正词直谏，裨益政教，终不以犯颜忤旨，妄有诛责。朕比来临朝断决，亦有乖于律令者。公等以为小事，遂不执言。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救。社稷倾危，莫不由此。隋主残暴，身死匹夫之手，率土苍生，罕闻嗟痛。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，朕为公等思龙逢、晁错之诛，君臣保全，岂不美哉！”

【注释】 ①关龙逢，夏之贤大夫，谏桀，被杀。 ②晁错，颍川人，汉景帝时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地，吴、楚七国遂反。爰盎请帝斩晁错，遂斩于东市。

贞观七年，太宗与秘书监[①]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[②]，因曰：“当今大乱之后，造次不可致理[③]。”征曰：“不然，凡人在危困，则忧死亡；犹死亡，则思理；思理，则易教。然则乱后易教，犹饥人易食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然后胜残去杀。大乱之后，将求致理，宁可造次而望乎？”征曰：“此据常人，不在圣哲。若圣哲施化，上下同心，人应如响，不疾而速，期月而可，信不为难，三年成功，犹谓其晚。”太宗以为然。封德

彝③等对曰："三代以后，人渐浇讹，故秦任法律④，汉杂霸道⑤，皆欲理而不能，岂能理而不欲 若信魏征所说，恐败乱国家。"征曰："五帝⑥、三王⑦，不易人而理。行帝道则帝，行王道则王，在于当时所理，化之而已。考之载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，其乱甚矣，既胜之后，便致太平⑧。九黎乱德，颛顼征之，既克之后，不失其理⑨。桀为乱虐，而汤放之，在汤之代，即致太平⑩。纣为无道，武王伐之，成王之代，亦致太平⑪。若言人渐浇讹，不及纯朴，至今应悉为鬼魅，宁可复得而教化耶？"德彝等无以难之，然咸以为不可。太宗每力行不倦，数年间，海内康宁，突厥破灭⑫，因谓群臣曰："贞观初，人皆异论，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、王道，惟魏征劝我。既从其言，不过数载，遂得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。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，部落皆袭衣冠。使我遂至于此，皆魏征之力也。"顾谓征曰："玉虽有美质，在于石间，不值良工琢磨，与瓦砾不别。若遇良工，即为万代之宝。朕虽无美质，为公所切磋，劳公约朕以仁义，弘朕以道德，使朕功业至此，公亦足为良工尔⑬。"

【注释】①唐制，秘书省置监一人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。有二局，曰著作，曰太史，皆率其属而修其职。少监为之贰。 ②从容，和缓貌。 ③名伦，以字行，观州人。初仕隋为内史舍人，佐虞世基以谄承主意。后与字文士及降唐，以秘策于高祖，为秦王参谋军事。贞观初，拜右仆射。④谓秦之治专用刑法律令，言尚酷也。 ⑤谓汉之治以王道、霸道杂施之，言不纯也。 ⑥《史记》谓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为五帝。孔安国《书序》，以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为五帝，未详孰是。 ⑦夏、殷、周创业之主，禹、汤、武王是也。 ⑧黄帝，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号有熊氏。蚩尤，古诸侯之无道者，蚩尤作乱，黄帝征师诸侯，与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之，而万国和。 ⑨九黎，蚩尤之属也。颛顼，号高阳氏，黄帝之孙也。⑩桀，夏王，名履癸。汤，殷主，名履。桀不务德而贼伤百姓，汤遂率兵伐之。桀走鸣条，遂放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死。汤乃践位，平定四海。 ⑪纣，殷王，名受。武王，周文王之子，名发。纣淫乱日甚，百姓怨望，武王遂率诸侯伐之。纣死于鹿台。武王克殷二年，太子诵立，是为成王。 ⑫突，陀没切。厥，九勿切。突厥阿史那氏，古匈奴北部也，居金山之阳，夏曰猃狁，商曰鬼方，周曰猃狁。其别部凡二十八等，皆世其官。与中国抗衡，历代为患，悉臣服于唐。 ⑬按史传曰：帝纳其言不疑，于是天下大治。蛮夷君长袭衣冠，带刀宿卫。东薄海，南逾岭，户阖不闭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。

贞观八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"隋时百姓纵有财物，岂得保此？自朕有天下已来，存心抚养，无有所科差，人人皆得营生，守其资财，即朕所赐。向使朕科唤不已，虽数资赏赐，亦不如不得。"魏征对曰："尧、舜在上，百姓亦云'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'，含哺鼓腹，而云'帝何力'于其间矣[①]。今陛下如此含养，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。"又奏称："晋文公[②]出田，逐兽于砀，入大泽，迷不知所出。其中有渔者，文公谓曰：'我，若君也，道将安出？我且厚赐若。'渔者曰：'臣愿有献。'文公曰：'出泽而受之。'于是送出泽。文公曰：'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，何也？愿受之。'渔者曰：'鸿鹄保河海，厌而徙之小泽，则有矰丸之忧。鼋鼍保深渊，厌而出之浅诸，必有钓射之忧。今君逐兽砀，入至此，何行之太远也？'文公曰：'善哉！'谓从者记渔者名。渔者曰：'君何以名？君尊天事地，敬社稷，保四国，慈爱万民，薄赋敛，轻租税，臣亦与焉。君不尊天，不事地，不敬社稷，不固四海，外失礼于诸侯，内逆民心，一国流亡，渔者虽有厚赐，不得保也。'遂辞不受。"太宗曰："卿言是也。[③]"

【注释】①尧时有老人击壤于路曰："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于我哉！" ②晋，春秋时国名。文公，晋君，名重耳。

③旧本此章附《忠义》篇，今按其言于政体尤切，故附于此。

贞观九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"往昔初平京师[①]，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。炀帝意犹不足，征求无已，兼东西征讨，穷兵黩

武,百姓不堪,遂致亡灭。此皆朕所目见,故夙夜孜孜,惟欲清净,使天下无事。遂得徭役不兴,年谷丰稔,百姓安乐。夫治国犹如栽树,本根不摇,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,百姓何得不安乐乎?”

【注释】 ①师,众也。周都镐京,后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师。此指长安隋之都而言也。

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或君乱于上,臣理于下;或臣乱于下,君理于上。二者苟逢,何者为甚?”特进魏征对曰:“君心理,则照见下非。诛一劝百,谁敢不畏威尽力?若昏暴于上,忠谏不从,虽百里奚、伍子胥之在虞、吴,不救其祸,败亡亦继①。”太宗曰:“必如此,齐文宣昏暴,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,何也②?”征曰:“遵彦弥缝暴主,救理苍生,才得免乱,亦甚危苦。与人主严明,臣下畏法,直言正谏,皆见信用,不可同年而语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虞、吴,二国名。百里奚,虞之贤臣。晋假道于虞以伐虢,欲并取虞,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,后果为晋所灭。伍子胥,名员,楚人,吴之贤臣。吴王夫差伐越,越请和,子胥谏,吴王不听,与越平。复欲伐齐,子胥以为不可,吴王又不听。太宰嚭谮子胥于王,王赐剑使自死。后吴为越王勾践所灭。 ②齐文宣,姓高,名洋,东魏臣,袭其父欢位,封齐王,受魏禅,国号齐。杨遵彦,名愔,仕齐为尚书令。文宣以功业自矜,遂嗜酒淫泆,肆行强暴,而能委政杨愔,总摄机衡,百度修饬。时人皆言主昏于上,政清于下。

贞观十九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观古来帝王,骄矜而取败者,不可胜数。不能远述古昔,至如晋武平吴、隋文伐陈①已后,心逾骄奢,自矜诸己,臣下不复敢言,政道因兹弛紊。朕自平定突厥、破高丽已后②,兼并铁勒,席卷沙漠,以为州县③,夷狄远服,声教益广。朕恐怀骄矜,恒自抑折,日旰而食,坐以待晨。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,可以施于政教者,当拭

目以师友待之。如此，庶几于时康道泰尔。”

【注释】①陈后主之世亡灭之。②丽，平声，凡言高丽并同。高丽，东夷国名，本扶余别种，居辽东，周封箕子之国也。③铁勒，匈奴苗裔，其种类多居西海之北，突厥北部也。太宗既平其国，即其部落列置州县，号为羁縻，以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皆得世袭。凡四夷内属者皆然也。

太宗自即位之始，霜旱为灾，米谷踊贵，突厥侵扰，州县骚然。帝志在忧人，锐精为政，崇尚节俭，大布恩德。是时，自京师及河东①、河南②、陇右③，饥馑尤甚④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。百姓虽东西逐食，未尝嗟怨，莫不自安。至贞观三年，关中丰熟⑤，咸自归乡，竟无一人逃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加以从谏如流，雅好儒术，孜孜求士，务在择官，改革旧弊，兴复制度，每因一事，触类为善。初，息隐、海陵之党⑥，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，事宁，复引居左右近侍，心术豁然，不有疑阻。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，得帝王之体。深恶官吏贪浊，有枉法受财者，必无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赃者，皆遣执奏，随其所犯，置以重法。由是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，大姓豪猾之伍，皆畏威屏迹，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，自山东至于沧海⑦，皆不赍粮，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路，行客经过者，必厚加供待，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

【注释】①古冀州之域，今河东道。②古兖州之域，今河南等处。③古梁州之域，今陕西等处。④谷不熟曰饥，菜不熟曰馑。⑤《汉书》，关中左殽、函，右陇、蜀。太宗分天下为十道，此为关西，唐建都之地也。今陕西省。⑥息隐，高祖长子也，名建成，初，立为皇太子。海陵，高祖第四子也，名元吉，初，封齐王。建成荒色嗜酒，畋游无度，见秦王功高，与元吉谋害秦王。秦王知之，遂杀二人。既即帝位，乃封建成为息王，谥曰隐。元吉为海陵王，谥曰刺。⑦山东，古冀州之域，今济南等路。沦海，东海之名也。

任贤第三(凡八章)

房玄龄[1],齐州临淄人也[2]。初仕隋，为隰城尉[3]。坐事除名,徙上郡。太宗徇地渭北[4],玄龄杖策谒于军门。太宗一见,便如旧识,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[5]。玄龄既遇知己，遂罄竭心力。是时，贼寇每平，众人竞求金宝，玄龄独先收人物,致之幕府,及有谋臣猛将,与之潜相申结,各致死力。累授秦王府记室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[6]。玄龄在秦府十余年，恒典管记。隐太子、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,甚恶之,谮之高祖[7]，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。及隐太子将有变也，太宗召玄龄、如晦，令衣道士服，潜引入阁谋议。及事平,太宗入春宫[8],擢拜太子左庶子[9]。贞观元年，迁中书令[10]。三年,拜尚书左仆射,监修国史[11],封梁国公,实封一千三百户[12]。既总任百司,虔恭夙夜,尽心竭节,不欲一物失所。闻人有善，若己有之。明达吏事，饰以文学，审定法令，意在宽平。不以求备取人,不以己长格物,随能收叙,无隔疏贱。论者称为良相焉。十三年，加太子少师[13]。玄龄自以一居端揆[14]十有五年,频抗表辞位,优诏不许。十六年,进拜司空[15],仍总朝政,依旧监修国史。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,太宗遣使谓曰:"国家久相任使,一朝忽无良相,如失两手。公若筋力不衰,无烦此让。自知衰谢,当更奏闻。"玄龄遂止[16]。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,佐命之匡弼,乃作《威凤赋》以自喻,因赐玄龄,其见称类如此[17]。

【注释】 ①名乔，以字显。父彦谦，仕隋，历刺史。玄龄少警敏，通经史，善属文。开皇中，隋方盛，密白父曰："上无功德，徒以周近亲，妄诛杀，乱嫡庶，竞僭侈，终当灭亡。"父惊曰："无妄言！"年十八，举进士，授羽骑尉，校雠秘省。侍郎高孝基曰："此郎当为国器，恨不见其耸壑昂霄耳！"中原方乱，慨然有忧天下之志。既事秦王，王曰："汉光武得邓禹，今我得玄龄，犹禹也。"余见下文。 ②齐州，今济南路，隶山东。临淄，县名，今属益都路。 ③隰城，今隰州，隶河东。唐制，县置尉，掌亲理庶务，分判众曹，割断追催收率课调，令之佐也。 ④渭水之北，今陕西之地。 ⑤唐制，掌军府表启书疏之职。 ⑥唐制，掌百官功过善恶之职。 ⑦讳渊，字叔德。 ⑧东宫也 武德九年六月，太宗初为皇太子。 ⑨唐制，东宫左春坊左庶子，掌侍从、赞相礼仪、驳正启奏之职。 ⑩唐制，中书省之长，掌佐天子，执大政而总判省事，宰相也。 ⑪唐制，史馆有监修国史，皆宰相兼领。 ⑫唐爵九等，一曰王，食邑万户。二曰郡王，食邑五千户。三曰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四曰开国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五曰开国县公，食邑千五百户。六曰开国县侯，食邑千户。七曰开国县伯，食七百户。八曰开国县子，食五百户。九曰开国县男，食三百户。此言千三百户者，实封数也。 ⑬唐制，太子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掌晓三师德行，以谕皇太子，奉观三师之德。 ⑭舜使禹宅百揆，端揆者，相位也。 ⑮唐制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佐天子理阴阳，平邦国，无所不统。 ⑯按史传，玄龄抗表陈辞，太宗遣使谓之曰："昔留侯让位，窦融辞荣，自惧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自止足，前代美之。公亦欲齐踪往哲，实可嘉尚。然国家久相任使，一朝忽无良相，如失两手。"玄龄遂止。 ⑰按新、旧《唐书》皆曰："太宗追思王业艰难，佐命之力，作《威凤赋》以赐无忌。"俱载《长孙无忌传》。参之《通鉴》亦然。

杜如晦[①]，京兆万年人也[②]。武德初，为秦王府兵曹参军[③]，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[④]。时府中多英俊，被外迁者众，太宗患之。记室房玄龄曰："府僚去者虽多，盖不足惜。杜如晦聪明识达，王佐才也。若大王守藩端拱，无所用之，必欲经营四方，非此人莫可。"太宗自此弥加礼重，寄以心腹，遂奏为府属，常参谋帷幄。时军国多事，剖断如流，深为时辈所服。

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⑤,兼文学馆学士⑥。隐太子之败,如晦与玄龄功第一,迁拜太子右庶子⑦。俄迁兵部尚书⑧,进封蔡国公,实封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,以本官检校侍中⑨。三年,拜尚书右仆射,兼知吏部选事⑩。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。至于台阁规模,典章文物,皆二人所定,甚获当时之誉,时称房、杜焉⑪。

【注释】①字克明。少英爽,以风流自命,内负大节,临机辄断。隋世预吏部选,高孝基异之,曰:"君当为栋梁用,愿保令德。" ②京兆,郡名,今奉元路。万年,县名,今咸宁县,隶陕西。 ③唐制,掌王府武官簿书、考课、仪卫、假使等事。 ④唐制,边要之地,置总管以统军,长史其贰职也。 ⑤武德四年,高祖以秦王功高,古官号不足以称,乃加号天策上将,位在王公上,开府置官属。从事中郎,其属职也。 ⑥太宗为天策上将,乱稍平,乃向儒,宫城西作文学馆,收聘贤才,询访讨论,学士其职也。 ⑦唐制,东宫右春坊右庶子,掌侍从、左右献纳启奏、宣传令旨之政。 ⑧唐制,兵部掌武选、地图、车马、甲械之政,尚书其长也。 ⑨唐制,检校某官者,皆诏除而非正命。 ⑩唐制,吏部掌文选、勋封、考课之政。知犹主也。 ⑪按史传,如晦进仆射,久之,以疾辞职。薨,赠司空,谥曰成。手诏虞世南为碑文,言痛悼意。

魏征①,巨鹿人也②。近徙家相州之内黄③。武德末,为太子洗马④。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,每劝建成早为之谋。太宗既诛隐太子,召征责之曰:"汝离间我兄弟,何也?"众皆为之危惧。征慷慨自若,从容对曰:"皇太子若从臣言,必无今日之祸。"太宗为之敛容,厚加礼异,擢拜谏议大夫。数引之卧内,访以政术。征雅有经国之才,性又抗直,无所屈挠。太宗每与之言,未尝不悦。征亦喜逢知己之主,竭其力用。又劳之曰:"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,皆称朕意。非卿忠诚奉国,何能若是!"三年,累迁秘书监,参预朝政,深谋远算,多所弘益。太宗尝谓曰:"卿罪重于中钩,我任卿逾于管仲⑤,近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